

台山革命回忆录

(第十集)

中共台山县委党史研究小组办公室编印
资料室

中共台山县委党史研究小组办公室编印

台山革命回忆录

(第十集)

中共台山县委党史研究小组办公室编印

1985年10月

内 部 资 料
台 山 革 命 回 忆 录
(第十集)

(图书印刷许可证第15号)

中共台山县委党史研究小组办公室

台山人民印刷厂印刷

1985年11月印

目 录

澳村突围·····	黄 耀 刘桂新	(1)
朗底突围·····	刘 源	(4)
大逞口伏击战·····	甄伙生	(7)
悼歌		
——悼念在大逞口战斗中牺牲的同志·····		(13)
战斗散记·····	李 勃	(16)
首战岔路口·····	曹 伟 陈 山	(18)
二战岔路口·····	曹 棠	(20)
白路遭遇战·····	陈田军	(27)
上梁山战斗·····	苏杏棠	(32)
黎明前的战斗		
——台城解放的回忆·····	黄仁达	(35)
恩阳台独立大队军事斗争资料·····	马文活	(47)
独一团在滨海地区的战斗·····	陈 军	(62)
幸福连在滨海地区的战斗历程·····	李 秋	(68)
挥戈南下滨海·····	唐 方	(77)
解放战争时期滨海地区军民		
反“扫荡”战斗情况综合·····		(79)

澳 村 突 围

黄 耀 刘桂新

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天，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四团从大隆洞开进沙栏圩，准备继续进军广海，袭击驻在那里的日本侵略军。当晚，我们在沙栏圩开了一个一千多人的军民联欢会。会上，李重民同志向群众宣传我党抗战的方针政策和我军的优良传统，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，武装自己，保卫家乡。接着，文工队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，至深夜散会，部队才离开沙栏圩，到海宴澳村驻地休息。

次日，国民党广阳指挥部司令李江获悉我军行动后，即调集“台卫”吴其伟、李和、李德等反动军队三百多人乘着雨天，包围了澳村。下午三时许，披着蓑衣的敌先头部队，伪装向村里走来。当时，我一部分战士正在擦武器，一部分战士因食物中毒还躺在床上。执勤的值星官黄耀同志，正在打禾场与几个农民群众交谈。突然，几声枪响，黄耀立即向营房跑去。途中他看见几个敌人已进了村，便在巷口的营房中组织一部分战士迎敌，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，退出村口。黄耀马上又奔到团部汇报，团长吴桐即命黄耀负责组织兵力狙击敌人，掩护群众和部队撤退，并叫通讯员刘仔通知各连迅速撤出澳村，抢占后山，迎击敌人。黄耀即回机枪班与机枪手戊申同志把机枪安装好，令机枪班随吴桐同志突

围。黄耀带领狙击班利用房屋作掩体，以猛烈的火力，把敌人压在村外。但敌人的枪弹暴雨般倾泻过来。然而，狙击班的同志越战越勇，使敌人无法前进一步。主力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在当地群众的带引下，利用房屋、围墙掩蔽，有秩序地和群众一起安全撤出了澳村。吴团长带领机枪班首先冲出右边村口，马上抢占离村约六、七百米远的小山包；他一边指挥战斗，一边用机枪准确地扫射敌人，压住敌人的火力。同时，大队登上山头，占领有利的地形，各连的机枪手迅速把机枪安装好，投入战斗，各连紧密配合，互相交叉掩护，打退了尾随的敌人，使全团安全撤出敌人的包围圈，登上了陂子山，向大隆洞方向且战且走。战斗一直到天黑才停下来。

战斗一结束，部队全部集结在陂子山顶。经清点，人员全部到齐，只有战士谭潮腰部负轻伤。同志们冒着风雨，饿着肚子经过一个下午的突围战，虽然十分疲劳，但个个情绪饱满。由于对敌情不甚了解，不便恋战，团指挥部决定连夜向大隆洞撤退，以摆脱敌人。是夜，因下大雨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加上山陡路滑，荆棘丛生，不少同志的衣服被撕烂，手脚被刺破，有的同志还不断地摔跤，队伍前后的距离很远，失去联络。因此，整整走了一个黑夜，到天亮才到山脚，进入桃花坑。

进入桃花坑后，黄耀与刘桂新带领尖兵班搜索前进。将行至坑口，发现坑口的两边山坡上已有人占领，封锁了去路。黄耀即令尖兵班停止前进，选择地形准备战斗。同时向后续部队发出敌情通报，整个队伍进入战斗状态。黄耀跟刘桂新商量一下，刘桂新便朝前走去。可是，对方没有打枪，却有一人一边向山下跑来，一边招手。原来他们是与我党有统战

关系的许金生率领的联防队，跑来相见的是许金生的兄弟许伯，他说：“你们快过去，我们于昨天奉命到此布防。后面的追兵由我们来应付。你们一出坑口，我们便朝天打枪，切不可误会。”我们的队伍便跑步快速前进，化险为夷，安全撤出桃花坑，回到大隆洞，踏上新的战斗征途。

朗 底 突 围

刘 源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，我粤中部队司令部从鹤山返回恩平朗底、牛江渡一带，与四团会合。国民党反动派却调动一五六师、一五八师到恩平尾随着我们，说他们是来接管朗底的。敌人鬼鬼祟祟的行动，引起我们的警惕，我军主动向高明方向转移。不到两天，国民党军队又跟着我们到高明。很明显，他们是有意来寻衅打我们的。一天，我们在高明更楼圩驻扎，国民党的军队追了上来，我们的哨兵喝令，叫他们不要来。但是，他们把我们的警告当成耳边风，继续向着我们的方向赶来。于是，我们的哨兵下山，将他们的尖兵的武器缴了。为了尽量避免双方发生摩擦，不把矛盾扩大化，上级命令我们将缴来的武器送回国民党部队。

不久，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，又从高明回师恩平，集中朗底参加整训。整训期间，我们每天坚持“三操二讲”的制度，进行各种军事学习和实弹射击训练，来提高战斗技术。我们在朗底过了一个多月这样正规的军事生活，真是多么愉快呀。

十月十九日，我们部队集中在朗底圩开晚会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，司令部文工队演出文娱节目，第一晚演得

很顺利。第二晚演到中途，司令部忽然命令立即停止演出，并要求在拂晓前吃饭完毕，准备出发。

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五时左右，我吃完早饭，正在河边洗口盅。突然，镗盖山上响起了枪声。我抬头一望，看见山上哨兵四处走动，估计情况不好，就跑回连队报告。到上午六时许，司令部叫我们警卫连集合，和教导队一起掩护司令部和后勤工作人员撤退。我们的队伍穿过朗底圩，准备随着一条山坑前进。谁知，当队伍刚出朗底圩，国民党军队已经在我们右侧的高山，集中了几挺机枪向我们打来，把我们的队伍分成两队，一队退回朗底，我们出了圩的一队马上登山，组织火力还击。由于敌众我寡，我们只好一面打，一面向朗底圩后背的高山撤退。这时，朗底周围都被敌人所包围，双方展开激烈战斗。我们只听见机枪声，步枪声一点也听不见。到下午三时，情况越来越危急，司令部命令各团组织突围。我们经过几次冲锋，不但无法冲垮敌人，反而在冲锋时牺牲了几个同志。如果我们不设法击垮一方面的敌人，打开缺口，是无法突围的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到下午五时左右，司令部再次下达突围命令，干部教导队指导员许鸿美同志带领冲锋，冲下半山，许同志光荣牺牲，其余同志继续冲到山脚。我们用三挺机枪掩护，第一个山头的敌人无法坚守，退却了，我们再冲第二第三个山头，虽然打退了这路敌人，但是在厂洞那边的敌人仍非常顽面，我们虽几次冲到接近敌人阵地，都由于敌人火力太猛，未能成功。到下午六时，天快黑了，枪声炮声仍不断响着。这时，战斗面很大，人员分散，我就在山上监视敌人。

到了晚上九时许，月亮从东边的山上爬出来，照得四周

山头非常恐怖。不多时，部队集合准备突围。分成几路，按照司令部的指示，我和李卓球、关德、黄栋荣、陈香、苏杏棠、黄其、李洪坤、梁森等同志，还有二团副团长黄国明同志，跟四团向东突围。司令部向北突围。我们的零星人员集中起来，只有一百人左右。当时，月亮已经高高升起，我们看见对面山上的敌人在月光下徘徊，就一个跟一个地慢慢下山。走了不到五里路，越过一个小山迳，先头部队和敌人遭遇，敌人的机枪打来了，我们便弃路上山，向着东边转移，逢山过山，遇水涉水。经过一天的战斗，加上爬了几十个大山，又没有饭吃，同志们都感到很疲劳，有的爬到了山顶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只好坐下来往下滑，裤子也烂了。爬山爬了几个小时，队伍又失了联络，我们八、九个同志到了一间田厂，就请该田厂的老乡煮饭吃，没有着菜，只吃了几口又走了。

天快亮时，我们到了石岗村，休息了一天。石岗村离朗底圩约十五里路。到了下午，我们转移到一树林茂密的山坑掩蔽了一天。天黑时，大家集好队，黄国明同志向我们讲话，鼓励我们要克服困难，坚持下去，保存力量，争取革命最后胜利。晚上八点多钟，我们又开始行军了，次日到了恩平鬐髻山一个小田厂掩蔽一天。

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苦行军，二十四日晚，我们终于胜利地通过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，到达了开平的猫寨。这条村群众基础好，又是台、开、恩边界，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天，于二十六日早上回到了台山那扶大洞。在大洞住了一夜，我们就回到小江禾镰坑进行休整。以后便继续坚持进行分散、隐蔽活动。

大 遼 口 伏 击 战

甄 伙 生

一九四七年初我游击队恢复公开的武装斗争后，台山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要消灭我们，派麦华进带领“台警”第四中队窜到九、十两区进行反革命“扫荡”。他们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，到处掳人勒索，刑讯迫供，无恶不作，制造白色恐怖。九岗堡农会主席林十七先后两次无辜被捕；农会副主席张万安惨遭杀害。人民怨声载道，对反动军队恨之入骨，希望游击队快点回来，把他们赶走。

这年三月，我隐蔽在大隆洞的游击队，获得敌人准备由汶村取道深井溜回台城的情报后，立即进行研究，决定在大遼口给予伏击。

大遼口，位于笠帽山的西北边，海拔二百八十多公尺，遼长三、四公里，又长又狭，两边高山，是汶村至深井的唯一通道，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之势，是进行伏击战的天然好战场。

十三日晚上，我队在下斗召开连排干部紧急会议，明确伏击任务和定出具体作战方案，并向全体战士作传达和动员。三十多位战士编成六个战斗突击小组。

十四、十五日，战士们按照战斗部署进入阵地，一连埋伏了两天，但都不见敌人行动。两天来，战士们埋伏山沟密

林中，真有点疲劳，又饥又渴，但杀敌情绪高涨，毫不气馁。

十六日，天蒙蒙亮，战士们就吃过早饭，继续进入阵地，待机袭击敌人。到了十二点、一点、二点、三点，大半天过去了，战士们等得有点急了，但他们一刻也不敢离开战斗位置，眼睛一直注视着大逞口方向。到了下午四时左右，将军落帽山上传来了讯号，报告路上有可疑迹象。没多久，侦察员林十七上气不接下气地从汶村跑来，告诉林队长，“台警”的尖兵已经进了逞。话音未落，将军落帽山又传来了紧急讯号，表明敌人的前卫已经进入了伏击圈。这时，林队长传令各小组作好战斗准备。战士们接到命令，又欢喜又紧张，纷纷把子弹推上了膛，严阵以待，只要队长一声令下，就立即展开战斗。

紧急讯号一个接着一个地频频传来。敌部队的一半已过了羊栏坑窜入我伏击圈。这时，已是下午四点半钟。警戒小组长陈香居高临下，看得一清二楚，眼看敌人已接近我冲锋小组的前沿阵地。可是，林队长还没下达战斗命令。他担心冲锋组的同志万一暴露了目标，被敌人发觉就糟了。他沉不住气，一巴掌拍到自己的膝盖上，骂了一句，“他妈的！”接着，他架好了马提机枪，把枪口对准了敌人，没等林队长下命令就向敌人开火了。枪声就是命令。冲锋组的同志听到枪声，就立即向敌人冲杀过去。顿时，枪声、冲杀声、手榴弹爆炸声四起，山鸣谷应，震得天崩地塌，吓得敌人慌乱了手脚，象“倒泻箩蟹”，各顾各逃走。敌先遣的两个便衣尖兵躲避不及，即被张忠排长和黄仔冲上去拖住他们，喝令“缴枪不杀！”可是，他们不听命令，张排长

“叭叭”两枪，一个中弹倒地，另一个却想逃跑，黄仔眼疾手快，抡起快掣驳壳，“叭”的一枪，他便“哎哟”一声倒地。第一个回合胜利了，毙敌二人，缴获长枪二支。

敌人见势不妙，企图重新组织火力突围逃窜。可是，在大通口碉楼朱开排长的机枪组，以猛烈的火力堵死了敌人的出路，使其进退维谷。这边截击小组密切配合，迅即从羊栏村屋后拦腰插过去，截住敌人的退路，迫其退缩到羊栏坑底，成了“瓮中之鳖”。这时，敌人利用水坑底周围的怪石作为天然掩体，迅速调整火力，负隅顽抗。敌人的重机枪不停地吼叫，密集的火网封锁住我们，使我们不能从正面向敌人进攻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张忠排长毫不犹豫地站起来，喊了一声“同志们，跟我来！”就一马当先，带着第一冲锋小组，冒着枪林弹雨穿过丛林荆棘，越过一座小山岭，向敌人阵地冲过去。第二冲锋小组的李景耀、吴文稳和我继续用火力的吸引迷惑敌人，掩护第一冲锋小组前进。第一冲锋小组的同志已经接近了敌人的重机枪阵地，敌人还没察觉。张忠排长机智地一个箭步跃到敌重机枪手背后，“叭叭”两枪，把正射手报销了。那个不知死的副射手，随手推开正射手的尸体，正要勾动扳机进行还击，又吃了黄仔一轮快掣驳壳弹，象条死狗一样伏在重机枪上。敌人的重机枪哑了。那两个弹药兵胆怯起来，抱头鼠窜。约跑到二十米处，其中一个刚回过头来，就被张忠排长一枪击毙。跟在张忠排长后面的“老虎仔”陈年，一看见敌人的重机枪“躺”在地上，喜上心来，不理三七二十一，崩的一跳，跃到重机枪旁，三手两脚拨开敌尸，扛起重机枪，一口气跑回指挥部。第二个回合毙敌三名，缴获重机枪一挺、步枪一支、子弹一箱。

第三个回合战斗更加激烈地全面展开了。“哒，哒，哒……”密集的机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，吓得敌人心惊胆寒。而我游击队战士越战越勇。特别是林兴华队长的保卫员黄仔，他紧记张忠排长平时教导他“狭路遇敌，勇者必胜”的话，一马当先，一直冲进敌人的队伍中，大家跟着冲过去，把敌人的队伍分成两截。双方互相争夺阵地，展开肉搏战。顿时，大逞口弹石横飞，烟硝弥漫，火光冲天。枪声、冲杀声震撼了笠帽山。

在激战中，一个敌兵发现张忠排长，就象一条疯狗似地迎面扑过来。张排长纵身一跃，同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。后面的黄仔，生怕张排长出事，急忙提起他的短管驳壳，对准那个敌兵的脑袋，一发子弹送他归天。张排长脱险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又一股敌兵向黄仔猛扑过去。别看黄仔年纪小，可他打起仗来，勇敢、沉着，临危不惧。这时，着急的倒是张排长，他担心黄仔年轻力短，敌不过敌兵，转过身来，三步并作两步走，去给黄仔解围。张排长，高个子，腰圆腿粗，浑身是劲，两眼炯炯有神。正在张排长上前给黄仔解围时，两个敌兵突然放弃黄仔，企图追杀张排长。张排长手疾眼快，避开敌人，顺手一枪，一个敌兵中弹倒地，其余几个敌兵连滚带爬，掉头跑了。眼看黄仔脱了险，张排长才松了一口气。

夕阳西下，战斗又打响了。冷不防，一个敌兵瞄准张忠排长放了两发子弹。张排长的胸部被击中，鲜血直流。他一边用手捂住伤口，一边说：“同志们，你们继续战斗吧！”张排长不幸牺牲了，那时他才二十二岁。

张排长的牺牲，战士们心里十分难过，更加激起了大家

对敌人的满腔仇恨。黄仔怒火万丈，两眼死死盯住那个杀害张排长的敌兵，穷追不放，最后才一轮快掣驳壳替张排长报了仇。他随手捡起那个敌兵的步枪，正转身向后，又遇到一个疯狗似的敌兵。他用刚缴获的步枪、刺刀向着迎面扑来的敌兵腹部刺杀过去，敌兵“哎呀”一声死了。但刺刀还未拔出，黄仔却被敌人的乱枪打中了要害部位，血流不止，喊了一声“同志们！……”就壮烈牺牲了。年仅十六岁。

黄仔的英勇牺牲，激起了李景耀、吴文稳的满腔怒火。他俩拍着胸脯说：“为黄仔报仇，冲呀！”他俩冒着猛烈的炮火，越过山坳直冲入敌人阵地，同敌人拼搏，枪断了，弹药尽了，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，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。

入夜，枪声渐渐减弱。敌人乘着天黑，向着汶村方向狼狈逃命。

这时，林队长下达命令，要我们一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，一边清扫战场。在搜索中，战士王伟林发现密林前面有两个黑影在移动，他喝了一声“边个”？原来是两个迷途的敌兵，他们吱吱唔唔对答不上。王伟林开枪打倒了一个，另一个害怕起来，跌倒了。王伟林正欲追过去，不幸被敌兵打中了胸脯。他用左手压住伤口，继续追击，“缴枪不杀！”其他战士闻声追来，有的把王伟林扶起包扎伤口，有的把敌兵包围起来，你一枪我一枪的结果了他的狗命。王伟林因为伤势过重，经抢救无效牺牲。

这次大迳口伏击战，从下午四时多，直打到晚上八时许。我们胜利地伏击了三倍于我的敌人，毙敌九人，伤敌二十多人，缴获重机枪一挺、长短枪二十多支、弹药物资一批。

我们在这次战斗中，牺牲了张忠、黄仔、李景耀、吴文稳、王伟林五位同志。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，心里都非常难过。他们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，永远值得我们敬佩和怀念。他们团结友爱，顽强战斗，公尔忘私，勤奋工作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编者注：大蓬口伏击战由打响到结束的时间，本文说由下午四时打到晚上八时许。但访问过几位当时参战的同志，说法不一，刘源同志说由中午打到下午四时多；刘桂新同志说中午打响，不到个钟头就结束战斗；李志民同志也说，最迟是中午就打响，顶多是个多钟头，不过打扫战场、掩埋烈士尸体搞了大半天，到晚上才离开战场。希望了解情况的同志与我们联系，以便弄准这一时间。

悼 歌

——悼念在大逞口战斗中牺牲的同志

